皇明法傳錄嘉隆紀

嘉隆兩朝小引

陳東莞輯皇明通紀上自
太祖下迄
武宗覽者以其編年敘事
文順理明遂推爲

本朝典故權輿然繁簡之閒長故未免鶴頸短亦或爲鳧足也予取典則統宗史料諸書增其不足刪其腐冗則所以揚詡

聖明鋪張盛治者眞可法
而可傳矣嘉隆之盛東莞
無紀補之者爲卜爲支然
世宗有天下四十五年議
大禮定大制驅倭逐虜進

賢掄俊眞足爲

聖子神孫之令範

穆廟嗣服掄幽登滯藺相

容言節儉謹度好生戒殺

又孰非立中正以爲法垂

仿美而當傳其間後先倒
置或畧而未詳豈在當日
諸書未出守不知缺如之
旨乎從信廣彙諸書人自
董狐家爲司馬終困陋就

寡大政發揚攟拾未盡不

佞白首青矜寒膚嗛腹不

諳朝章更不識諱忌秪以

祖父三世仰沐

君恩幸有遺史則耳目所

賭記家庭所講求統彙之差擇之凡從前賭記未悉者稍爲考訂而筆削雖非金匱石室之藏而義無所漏美無所匿庶幾

兩朝鴻猷景爍光炳日月而名卿碩彥卓越千古者亦旣彰彰可考已敢云討論修飾與夫綱羅整齊者堪垂不朽亦以

神聖經綸顯承謨烈可開
示顓蒙指南後學聊附以
法令傳後云爾
崇禎柔兆困敦之歲音比
夾鍾之月西湖逸民高汝

栻敬書於翠紅精室

嘉隆兩朝續紀目錄

世宗肅皇帝

第五卷

丙辰三十六年至丙寅四十五年

穆宗莊皇帝

第六卷

丁卯隆慶元年至壬申六年

以上兩朝計六卷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卷之一

西湖　高汝栻　輯　南州　喻士鎮　參

高鼎炸　士臨　校

世宗肅皇帝紀

帝興獻王長子憲宗純皇帝孫也。興獻封于湖廣之安陸。正德丁卯八月十五日上生于興邸。王薨。上嗣理國事。至是年十五矣。武宗無子。臨崩奉詔迎立。在位四十五年。壽六十。上徽號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葬永陵。

壬午嘉靖元年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爲新建伯○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言　皇上加恩本生御批帝后之上又各加一皇字似于正統之親無別何以告郊廟而布天下也不聽○乾寧宫小室災楊廷和言火發風

迅且廼清寧後殿豈與獻帝后加稱 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鄧繼曾王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帝心動乃俛從廷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而給事朱鳴陽因言清寧火災揆厥咎徵典禮失中實爲厲階蓋禮既徇私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恃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壞戚畹恃宮掖之私始得妄求貴近恃逢迎之私始敢干預惟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以端本而發弊爲不報

三月以水災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 ○給事中史

世宗入繼賞格從不非元功此何樣伯爵○侯伯非軍功不封錦衣非軍功不授化無用爵有用

快事

逆疏更武宗弊政數欵乞遣臣工黜奸邪開言路愼賞罰行仁儉以撥亂反正　上納之○帝念翊戴功封廷和晃紀爲伯給誥券世襲及壽安太后弟邵喜與國太后弟蔣倫各封伯壽寧侯張鶴齡加太師太監張銳等九名承奉官等二十七人皆授太監加蔭官其部寺臺諫各賜金綺有差○大能寺妖僧齊瑞竹正德朋謀領璽書金印賞賚無算　上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籍錄財貨及玄明宮佛像毀刮金屑一千三十兩悉給商以償宿逋　正德末有建議毀京師諸淫寺者竟寢不行事屬禮部郎中居應撝一夕發檄徧京師悉從折毀士

嚴禁傑卒第一著事而反以召變甚哉好官之難做也

許銘被殺半坐縱恣

諭偉之

四月甘州五衛軍大亂陝西巡按喻茂堅劾總兵李隆以私憾殺巡撫許銘　上命速勘以聞先是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銘涖任後嚴禁武官役占士卒總兵李隆不得恣忌之又以減餉失士心隆廼陰嗾士卒王禮二等倡亂噪聚數千人以復餉爲辭直入幕府執銘撲殺之焚尸燔公廨劫獄庫舉城大亂鎮守太監董文忠亟撿禮二鞫之得隆嗾使情隆恐遂殺禮二以滅口復令軍胥藺秀等誣銘貪殘尅餉激變罪狀以聞　上命陳九疇爲都御史鎮撫之給事中許復禮御史王勝等各言

二句斷定公案

何必体訪

許銘被殺李隆亡恙宜逮案問本兵彭澤謂宜撤巡按案覈仍促九疇體訪已而巡按陝西御史喻茂堅案治李隆以私憾殺許銘之罪移牘都察院言許銘欲振紀綱而撫馭少恩禁戢總旗丙賁恭未協李隆等雖無故縱之情難免嫁禍之罪首惡王禮二人已梟示見囚同亂六十餘人志在得餉原無他謀宜免窮治彭澤請切責李隆及副總兵李義守備支永太監董文忠等仍促九疇公行覈報疇奏言李隆唆使鎮卒殺毀許銘楊淮對簿有據宜寸斬傳首九邊以彰國典部議請械隆來京訊之初　上聞許銘之死有激變語至是獄上李隆

定罪不可緩訊獄不

竊許世宗得之矣

諭斬、上猶疑其枉、復命多官會鞫、又遣法司、錦衣官、詣甘州訊、給事中劉濟、陳棐、用各疏李隆情罪已明、速定正法、再三訊勘、徒滋遷延　上曰、朝廷不憚三覆重刑獄、公聽斷、以正國法耳、大理寺卿鄭岳、往勘無異、隆始伏誅○正德中北虜太師亦不剌殺小王子、畏其子報仇走涼州、與阿你禿廝數萬乞我曠土住牧、守將難之、亦不剌怒、大掠堡砦、往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西海、其子麻八台復侵掠番落、兼有西土、列帳眼班板丹打力諸部、漸掠西境、給事中張翀、蜀人也　上言西土諸番南距松潘、西跨甘肅、周匝千里、土廣人稠、國初摩

以爵賞啖以茶利非徒羈其互利亦漢人斷匈奴右臂意也今虜乃併有諸番漸黍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劍外其不爲膏肓之疾乎昔吐谷渾以避東鮮卑西併諸羌遂爲隋唐歷世患況虜既有定穴而復兼以富强之種落乎及今不治爲患不細疏下本兵○御史盧瓊言景皇帝當也先犯順之時爲正位守國之計而纂修實錄止稱郕戾王兇孝宗以始終典學之聖爲太平守文令主而實錄成于焦芳之手未免是非倒置乞令儒臣改撰不允○帝從彭澤議禁閹人弟侄勿得乞錦衣官以撓國是著爲令

正德中封婦大璫弟姪可謂濫並務畫

七月汪珊疏十漸曰皇上即位之初每事獨斷今或
里左右或得潛移陰假一漸也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
貌雖隆而心實疏遠二漸也初罷諸不經淫祠今乃稍
稍議復三漸也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得以新聲巧
技進四漸也初日覽章奏今或忽而不親輙憑左右可
否五漸也冗食冗費初詔痛革今騰驤勇士不聚實是
謂冗食御馬實數不稽是謂冗費六漸也初裁革錦衣
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封爵錦衣世襲七漸也初中
官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今犯法者率貸死而罰金役將
何懲八漸也中官有過者初旨不得任用今鎮守守備

稍稍營換倖門復啓九漸也初納諫如流今言官論政事不便直批曰不准有司上奸弊未正直荅曰有旨所謂訑訑拒人十漸也疏下所司

八月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泛溢宮闕城垣大壞民多溺死勅諭文武羣臣同加修省以指修復併遣官巡視賑卹被災之家

九月辛未立皇后陳氏陞后父鴻臚寺卿陳萬言爲中軍都督府同知母龔氏封夫人

十月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驃言三代而下道學至朱熹大明近有倡爲異學者以陸九淵爲簡捷而以朱熹

爲支離。空嚴禁以正士習。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勅崇正學。欲成正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治化。行督學。禁諭焉。○帝即位。屏去舊閹谷大用。丘聚。而司禮監蕭敬猶在。事給事張原疏言敬向逝宸濠。巡按程啓充籍山私書。而奸黨受書。指據尤明。臺諫疏章屢上。而 陛下猶委以機務。不知何取于敬也。太監劉恭、斬養正、王蒜。皆爲敬腹心。招權納賄。並宜亟竄不報。○給事中張翀。請査革各省鎮守內臣以復 祖制。不報。○

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邵氏崩。○大學士王鏊以

御前紀事
給事中

悖亂所啓
逆人之事
端太監司

上遣使存問、疏謝、因 上講學新政二篇、上褒美之、
十二月、羣臣俱奏壽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與
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鍾、鼓、不鳴鞭、兵
科給事中夏言奏請宜詔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
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目以防
壅蔽、又奏請於朝覲時、崇廉抑貪、以風官僚、納之、日
本諸道爭貢、時日本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
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
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為序。
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寶賄萬計、太監

令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閒與瑞佐忿爭相仇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備倭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畔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安南國黎譓走升華府莫登庸矯立黎懬尋弒懬自立譓立七年爲莫登庸所逼出走海濱居升華府爲國莫登庸立譓幼弟懬而相之尋弒懬自立國分爲三○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以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所需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以故 祖宗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渡尋以

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海禁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

癸未嘉靖二年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給事中黃臣言太監蕭敬久竊重柄復開倖乞之門地震之變職由斯人乞速竄逐不報○太監趙山死以從龍功蔭其養子雲為錦衣指揮太監楊琮丘清死復援山例蔭養子楊倫丘麒南京守備戴義死復蔭其從子戴

錦衣戴俊太監張欽請陞養子李賢以爲錦衣衛世襲指揮本兵彭澤及科臣夏言許復禮安槃許相卿爭之不報○大學士楊廷和言僉事史道論臣再三術　皇上下道于獄而令吏部鴻臚寺官慰臣公論明而國是定矣第聞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俾道改過自效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私誣罔取罪卿更爲之陳乞具見休休有容俊偉明處分是目　上復遣中使至廷和第賜之羊酒廷和疏謝復溫旨慰之○御史曹嘉極論吏部尚書喬宇奸邪狀不報二月謫言官史道爲金縣丞曹嘉爲茂州判官閻閎爲

何災異之祈乎

蒙自縣丞、御史盧煥、馬錄、科臣趙廷瑞、御史胡效才言茂州、金縣皆屬荒裔、而蒙自尤非人所居、人皆曰閻等至彼不死瘴毒、必有覬望小人、承旨而殺之者、一時逐三言官、已非美政、況有不可言者乎、不報、

三月廷試進士、賜姚來等及第出身有差○楊廷和等疏請斥逐僧道、停罷齋醮、九卿喬宇等各疏諫止、上曰、覽卿等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杆連石座碎之、

七月奧廟祀典、太常卿汪舉請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禮官賈詠言正統本生、義宜有異、八佾太廟之禮也、安

前俊以李暴陽事被詔已有去志及龍泰九年乃孫疾乞休九之勝酒餅定做以行

陞似宜少殺以避二親之嫌、 上曰、欒舞已定、令所司修之何孟春等力諍不報○錦衣百戶張瓚監倉索羨凌人、主事羅洪載擬劾之、瓚故哀懇、願受笞、洪載以爲實畏已、竟笞之、瓚遂以違制擅撻錦衣官奏聞、 命郎逮訊、科臣劉濟、尚書林俊、孫交各疏救、不報、因各求退、上慰留之○科臣周琬言、比來陳萬言、營第瓚言之不省、下羅洪載下詔獄、從交言之不聽、宮闈齋祀、廷和言之不從、恐非委任老成之道、不報、

褒論例均

九月、御史秦武言、 皇上近日以來、或以養子而冒閫陞之封、或以內臣而奪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除阻撓旣

多法司之律令更易殆盡。勑自中出。而政府不得替其詞。法以私行。而六曹不能據其志。待臣之禮久衰。納諫之心愈怠。經筵屢罷。祷祀累修。此天之所以示異也。科臣彭汝實言。邇者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變于上者屢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變于下者屢矣。羣小漸張。盜賊公行。草妖木異。人物之變屢矣。昔人云。怨予之天猶可爲也。忘予之天不可爲也。今燕閒虛費于女寵。腹心委託于貂璫。二廖諸張。竟留穆死。李隆蕭縉。猶得無恙。鎮撫以報復而窘辱王事。羅洪戴內監携私鹽而執解邏檢。鄭景貴皆失政之大者。不報。

十月科臣夏言言頃者倭夷入貢肆行叛逆且寧波爲倭夷入貢之路法制具存尚且敗事況沿海備倭等衙門廢事可知宜爲區處乃遣給事中劉穆往按其事○

唐時公主下嫁舅姑拜之皆不答至德宗始從禮官言公主拜見舅姑坐受我朝公主三日拜見舅姑立受二拜關係綱常婚禮之大

永福長公主憲宗妹也卜以十月于歸蔡震時孝惠太后服未小祥而禮官上儀狀謂駙馬當四拜公主坐受其二科臣安磐言昔唐衡山公主嫁長孫氏于志寧以太宗服未除爲言高宗從之閭閻小民有期喪者不得婚嫁今太后几筵未徹而輒行婚禮何以作極且駙馬雖賤而公主坐受其拜夫婦之禮亦甚乖謬舅姑儀節尚未定議亦宜酌裁以復古道不聽

歲差之法起于子半虛六度約下十六年而退一度

日食多寡則里差之法當講者日輪大于見小於在下望之相視南北不同每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十里約差數刻正如甲戌日食推數入

十二月光祿少卿華湘攝欽天監事上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矣自至正辛巳改曆至今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今差二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遠天猶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年歲差尚爾況至今已二百四十三年可無修改以合天度乎不聽

○劉寅等繫久所司具爰書上得旨劉寅編戍顧如環削籍黃國川遠謫科臣劉濟言罪至戍遣亦重矣寅等罪不至此而故爲苛法且羅織于羅織之門鍛鍊于武

仍六十七稱所剛齋垂食役萬刑乙亥日食京師未昔而餓殍望直時倒南北均勞然矣

夫之手而裁決于內降之旨何以示天下不報○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僑等各諫　上不聽命廷和撰勅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後亢暘爲虐八月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不給淮陽徐邳田廬漂沒幼稚討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死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勅旨必不敢草上怒其遺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科臣葛滂乞慰留不報

延和就有特抗古所謂賜大節而不可奪者也

甲寅嘉靖三年正月南京地震有聲○五星聚于營室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言　皇上非爲人後而爲人繼之主宜考興獻帝母興獻后併錄都御史

府書吏部員外方獻夫二疏以聞　上曰此禮關係綱常會文武羣臣集議先是　遣司禮監命廷和加稱興獻帝后皇號廷和言不可已　上御平臺召廷和冕紀入見授以手詔諭加皇號廷和言奉迎之初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豈得不顧義理狥情而行皆不聽至萼等疏入　帝心益堅○科臣毛玉毆平濠功次因疏內外官不宜交通潘府者爲令○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桂萼議禮非是　上諭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參衆論詳議以聞○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

嘗請唐災楊竹新回席改城中之罪土擬人誅縱兇之無辨發劉如斗系苑無一戶號萬千古切運現此較之備史更甚

縉錦衣千戶、再能、與聽議令、　帝益心動、命取唐書桂萼、併從里中起韜、詣京集議。○興國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賀、要賚借常。○南畿諸郡大饑、人相食、趣撥朱衣言民迫饑餒、婺婦劉氏食四歲小兒、百戶王臣、姚堂、以子鬻母、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殺父。地震雷塞與獮千里、時盜賊蜂起、閩廣青齊豫楚間所在成羣。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千數、　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江盜劫、操江伍文定擒捕、

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　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內

大戒掌

危言以動之

大典禮

附擬議而行頃者中旨准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左右舉行繼稚希寵以至于此陛下不與大臣共而容若輩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上怒下錦衣詔獄尋降金壇縣丞○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上以災歉不宴修撰唐皐言祭祀禮重郊丘君臣情通宴享帝王所以報本始而篤慈恩也皇上潛升百度惟新而慶成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爲闕典不報○大理卿鄭岳言臣勘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見太行西衛漳關東畿懷衛北極燕冀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滹泥琉璃漳洛衛沁洛灉其大也宜令瀕水開田築堤

鑿渠平時無水者並濬畎澮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爲沃壤矣戶部侍郎王承裕覆議行之

三月修撰舒芬御史朱淛等各疏言 皇上孝事兩宮當如一日興獻 太后聖誕既已朝賀今 昭聖誕辰遽傳命婦免朝禮數頓殊關係不小況當議禮紛更之日此報一出人心驚疑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 上怒其出位妄言各逮訊

四月給事中安磐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于太內則是明知恭穆爲萬萬不可入 太廟矣太廟既不得考 恭

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　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　上曰朕本生　聖母躬親奉侍而本生　皇考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奉先殿西室所司其亟修葺以稱朕歲時追切之情禮官即諏日具議仍執迷者罪無赦

五月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諡文恪

鏊吳縣人鄉會第一廷試第三幼穎悟不羣學問贍博爲文誠實爾雅當時式之至其立朝大節卓然在人耳目士大夫多惜未究其用云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言甚切直下鎮撫司拷訊○上定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奉安獻皇帝

侍意殊公雖有毛遂亦难挽回

神主○霍韜赴召力辨二父兩統之非而席書亦上大禮考議璁萼至復修七事以上俱留中鴻臚少卿胡侍言祖訓兄終弟及叁嚴禰廢防覲觀耳會嬰齊不受命歸父漢病已不受命昭帝何必受命乃爲後　帝怒謫爲潞州判官

六月以張璁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土魯番滿速兒寇甘肅巡撫都御史陳九疇禦却之○詔旌遺忠劉濬賜祭葬復其家追念其倡誅瑾之謀也○員外薛蕙上爲人後解二篇爲人後辨一篇　上命鎮撫司逮訊○御史段續陳相各疏萼等假議禮以干

璁萼欲理己中帝心嗣玉爭等豈不知之而故為抗論但臣衆孔與關係不小不得不為上殿之爭也然華宜靜聽然分不得御圖呼呼

進不宜驟加清秩　帝怒其排抑忠良遠獄謫補外南京尚書楊旦顏頤壽沈冬魁李嗣允翟文奎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盛伍文定等各上言俱切責之

七月璁萼上言今日典禮願與禮官辨斷列十三事以上一日三代以前無立後禮二日祖訓不言立後三日孔子射于矍圃斥為人後者四日遺詔不言繼嗣五日禮輕本生父母六日祖訓稱天子為叔伯父七日漢宣帝光武俱為父立皇考廟八日朱熹嘗言定陶事為壞禮九日古者遷國載主十日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耶聖懿旨十一日皇上於大行喪安太

此諸臣激成要怒

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日、新頒詔改正十三日、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迎、禮官欺罔、罪不可逭、疏入何孟春復爲論辨、　帝切責之○　帝罷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留中、必以孝宗爲皇伯考、何孟春曰、憲宗時、慈懿太后𦵏禮、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憲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伏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遮留羣臣于金水橋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于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于內、上使司禮監諭退、不

孔父子天誼不可解孝子與大乎蓋親即群臣未得封所尚將貽無況以聖明創欲以激其尊親之念是何道理

從、

上命錄爲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人

詔獄、楊愼、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地

上大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

孟春、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

奪俸、五品以下杖蕭學士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

有差、病瘡卒者十有七人。○大同殺巡撫張文錦、先是

文錦議于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徙鎮卒二千五百居之、

諸卒畏勞不願徙、恭將賈鑑希旨嚴逐之、不往者笞其

伍長、郭鑑、柳忠倡亂殺鑑、裂其屍、聚焦山下、自圍文錦、

恐誅叛卒遁于虜、招入城、即索首亂者郭鑑、柳忠繼至

大同之變實由甘州處置少寬耳法不可縱恐不可亂兵先討進在此一舉何得撻而釋之

衆叛獄囚焚府院文鎔踰垣匿博野王第諸卒索而殺之乃出在繫故總兵朱振于獄推以爲主振不得已約曰與汝約從我則可毋犯宗藩毋掠帑廩毋焚刼皆佯應曰諾復脅鎮巡代奏宥罪事聞廷議遣兵侍郎李昆齎勑赦諸叛卒以都督桂勇爲總兵以按察使蔡天祐爲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天祐至會桂勇及朱振集諸叛卒諭以威德諸卒陽聽而奸盜刼掠如故勇督捕鑒殺數十人將亂首柳忠郭鑑笞而釋之衆稍定會有別鎮叅將李賢帥兵赴陝西道出大同兵有掠民禾畜者與民鬭諸兵妄譁曰朝廷命我勦汝叛卒旦夕虀粉奚禾

一之已甚豈可再乎姑息之風人心習玩所以數叛朔與平

首為、于是轉相訛傳有洗城之說、會戶部進士太、枝競餉至鎮、訛聞有密旨勒扳、遂夜聚千百人排枝闘鬨、狀枝從門竇中出文移示之、漸有信者、但衆既聚不可散、乃咎大同知縣王文昌曾勸鎮巡嚴馭諸卒、遂往圍之、文昌走匿、得不死、乃縱火焚民居千餘家、逼脇代王索金帛玉、如索應之始散、知此所以叛者也王後服逃宜府、天祿等撫諭不定、役以狀聞、奏至、遣總兵桂勇、飛張文錦所建聚落高山二堡、徹回戍守官軍、遣戶部侍郎胡瓚總制宣大軍軍務、都督魯綱為總兵、齎立賞格、擒首惡者進三級、擒助惡者進二級、擒脅從者、事平、亦賚以銀兩、由是脅兵

如此因收
捕黨不則
搖推矣

出居庸關。巡按宣大御史王官言。瓚等督兵聲討。人心動搖。乞勑瓚等寢兵。勑臣等選宣大精鋭。潜約大同巡兵合擊。必能撲滅。不效則置臣於理。命瓚發兵爲討。未幾。章下兵部。侍郎李昆言。官策良是。第師已出關。事難中止。瓚乃趣師次陽和堡。密檄桂勇擒亂首。郭檄日十餘下。諸卒懼。向蔡天祐乞生。天祐曼曰。惟誅首惡。餘不問。爾輩無得助亂。即可免誅。衆稍解。勇密令千戶苗登討擒郭鑑等十一人。斬首梟示。隨撫保五堡軍士。人心稍快。越二日。鑑父郭巴子忿怒。復糾叛卒胡雄。黄臣。徐鐵兒等。縱惑諸卒。盡甲而驍。分閉諸城門。夜圍劉郎議

非常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玩狡兵悍卒毋怨懸隆則聲威損千九遊紀綱難以振振催進兵其境嚴斷會之否則進勦無效處凡愚威並至人心稍靖耳

其貲。殺其家口數十人。盡磔其屍。生啖之。逆魁勇留于巢總兵葬欲殺之。天祐聞變。馳至。反復曉諭。勇得不死。諸卒訴天祐求哀。天祐曰。能擒首惡。兵猶可止。諸卒乃擒徐毡兒等四人以獻。斬之。郭巴子暨諸首惡覺。逃匿。瓉聞之。欲提兵西行。天祐函送鑑等首級于瓉。城中土人亦請瓉請援師。不從。天祐乃上疏乞班師。復遣書瓉謂首惡既誅。餘黨遊釜魚耳。因易剿也。瓉乃止。天祐疏至。上命瓉班師。是時巴子逃匿未獲。自度無脫罪理。乃潛入城。煽誘餘黨。夜焚王總兵葬詰朝。天祐乃集衆諭之曰。朝廷宥罪班師。開爾生路。何怙惡乃爾。事既定。

復亂者何衆曰倡亂有人盼城大索即可得乃籍其名而索之得首逆郭巴子胡稚等四人助逆焦啞雲馬江等三十四人先後擒獲支斬以徇事聞乃以天祿爲兵部侍郎既而言官追劾其靡財之罪遂罷之○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賈詠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

八月晉府西河王奇溯有孝行其母嘗病渴王仰視天甘泉湧出病愈建醮酹齋有雙雀飛鳴遶壇後母卒王哀毀骨立宮中古栢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人以爲孝感所致下所司勘實仍勅獎諭

決此大典似不必多言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一語決之矣

九月、汪俊、鄭岳、徐文華、與璁等折論未決、武定侯郭勛

趨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一語○承○時○璁等言

當、于是萼、璁、獻夫、會、公鋤、陸侯勛、倪靄等六十四人

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爲

子、不宜更立、皇上爲後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

伯考、昭聖伯母也、宜稱皇伯母、允合天理協人情、獻皇

帝王別稱廟、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于是稱孝

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詔諭天下、○

安陸松陵山　帝既改名顯陵等諸陵矣、百戶隨全者、

[illegible]八字不知獄之分

請改遷工部尚書趙璜言顯陵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太祖不遷孝陵太宗不遷皇陵可以爲法　帝命多官集議席書等上言顯陵勢如伏鳳氣結盤龍實山川之勢隨全妄議乞罪之　帝曰先陵遠在安陸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璁等復言不可遷

十一月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上疏曰羣臣有罪宜下司寇問理輕重誅罰皆依律斷今鞭朴行于殿廷刑辱加于大夫非所以昭　聖德也下禮部議關○許事韋商臣言臣以延平庶獄爲言今羣臣以大禮忤

非商殺訐給大同殺將文錦此又殺王準上晃何紀綱法男乎且

諸臣納札大過多痛予徽此其深道

旨謂任者侍郎何孟春兩成者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王思等十七人皆國家大獄關係匪小願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追紫者釋之而正訐者之罪 上以商臣沾名賣奏降二級調外 逆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衆謀不軌入山海關殺守關王準王晃守臣以聞命各鎮巡官逐捕並優恤王晃 起故少傅大學士楊一清爲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

乙酉嘉靖四年正月寧波知府楊最言本郡僻處海隅地不産桑絲貢綺綃市諸嘉湖乞改貢價料從之 巡按江西陳洪謨言禮人子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

之前者議禮諸臣伏闕號流雖爲有罪而援之于禮亦有所本況何孟春豐熙楊愼淳固宜置左右以資啓沃呂柟楊愼論思有體宜出入禁闥以責後效張元毛玉死無以斂妻孥流落宜量賜優恤不報○議蠲帶徵宿逋先是蘇松常三府大饑詔緩征歲賦三十八萬有奇俟兩年後帶征至是巡按朱實昌言凶災之餘復責宿逋重爲民困戶部覆議帶徵錢糧有可緩者宜蠲之○

上從其議○土魯番牙木蘭據哈密率衆侵宿州○

三月修　獻皇帝實錄○仁壽宮災○光祿署丞何淵

上疏請立世室崇祀皇考下禮部會議科臣楊言等復

世宗一念孝思無所不盡付之爲有則良然

異常

上疏請罷章下所司

六月帝書作廟議曰親盡之期與孝廟同帝曰何故

對曰德祖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懿祖而下隨世

遞遷獻皇與孝宗同世親盡則祧帝曰既立別

廟不與祖廟列奉祧將藏何所書曰藏主寢殿歲暮祫

祭如太廟儀帝曰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今特

立廟百世不遷伸朕孝思

七月定恭穆獻皇帝廟名世廟神路由廟街門入世

廟垂成奉上自製樂章示費宏等命更定曲名別于

太廟　世廟樂章迎神曰永和初獻曰清和亞獻曰康和終獻曰沖和徹饌曰太和還宮曰迎和

字字血誠亦字字剛同体

解衣受杖一事既出劉瑾不知後世何以仍之

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葬以安存歿矜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成化初皆厚綿重氈止以示辱逆瑾亂政始解衣垂楚非仁厚之道也碩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速宜引用以裨 聖德報聞

見素立朝正直不妄詭隨尤好引拔後進彧幾君子之儒

十一月太監梁棟奏內府供用金珠寶石缺乏戶部尚書秦金言朝廷經費多端況廣東雲貴灾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不堪命不允○命刑部尚書伊訓併 聖祖所製洪範註與近日御製無逸分爲三書共成一帙復命

將皐陶伊訓無逸註釋名曰書經三要○太監李能言榷取山海關稅以備邊費戶部言關以詰奸非以媒利元年奉詔蠲革而更開利門乎不聽○楊一清請勅西房 上慮啓釁命具制勝方略以聞○以桂督陝西軍務少傅兼兵部尚書楊一清爲少師兼吏部尚書武英殿太學士仍內閣辦事○上念歲災民困欲暫止仁壽宮役太學士費宏等言 昭聖皇太后久處仁智殿恐或不安以漸修復庶足以見 陛下之孝又方有旨修建不待 世廟工完何日之閒再難改更 上曰時値災傷民生困苦殊甚欲暫停以恤元命 皇伯母安

處仁智殿亦爲官廠但孝奉不可一日或缺而小民亦當愛念所遣各官毋得科擾

九月 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撰旨諭上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費宏等奏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歛工匠不能停減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半爲莊田而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車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承領管解之人無所抵償太倉無五年之粟而冗食者收充不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况忠直之士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爲職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審錄而不爲處

勇子任逆
提千役審

決絕寬可薪者或加倍責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又前日　皇上憫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役臣等不能將順　聖意若因修省暫且停止亦未爲不可也疏入　上曰覽疏具見忠愛輔導之意近日或雨雹或星變朕以惕懼故命卿等撰青省察此非下民之咎其失在朕也卿等所奏工役未造者停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人等係是額除奉旨外毋得煩擾京營之軍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爲實輕率者亦宜治或因有罪追坐窮民以寬抑致死令法司從公審處其餘事宜所司酌議以聞于是工部尚書趙璜請罷玉德

殿等工併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　上納
其言併罷仁壽宮召採木侍郎王軏來京
丙戌嘉靖五年正月　上製咏春及四景詩屬弘和親
序其端名曰咏春同德錄起致仕兵部尚書王憲總督
陝西軍務○御史張袞乞宥伏闕諸臣吏部覆議俄報
罷科臣史于光疏救不報
二月虜亦卜剌住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水合渡河入
套鎮巡官以聞　上趣提督王憲兼程赴任○科臣林
士元劾奏學士桂萼與尚書趙鑑論陳洸罪至攘臂相
加夫洸負不赦之罪而萼乃欲撓法以抗君忿戾横干

將慝攻訐加于班儕失大臣體章下所司○御史常應
龍請罷光祿寺歲供鳥獸飼肉一萬六千餘觔穀豆五
千二百石命所司覈數以聞
三月廷試進士賜龔用卿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太學士費宏致仕以禮部右侍郎翟鑾爲吏部右
侍郎內閣辦事○田州土酋岑猛叛姚謨率沈希儀等
五軍討平之先是廣西諸土酋族岑氏爲大自敘爲漢
岑彭後國初岑伯顏田州歸附世知田州府三傳爲岑
溥溥二子長猇次即猛弘治六年猇弑父自立爲土月
貢縣李蠻所殺嗣位未定而驥與蠻構釁驥以猛奔梧

州督府奏猛襲父官爵後與思恩知府岑濬相仇殺濬亦猛族也遂襲破田州猛走免都御史潘蕃奏討濬誅之改思恩爲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爲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日振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賊平金疏猛功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祖官不得觖望驕蹇漸不用命凌轢旁郡日甚而前得猛賂者至是無所得多譖猛不法都御史盛應期信之欲脅得重賄舍猛猛復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不察其故再疏請征猛從之乃遣都指

二此情可哀矣

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參議胡一元監軍討之、猛聞大軍至、斂兵令毋戰、裂帛陳冤狀都御史姚鏌、鏌不聽、督兵益急、乃陳兵自固、鏌下令、諸旁近土官能擒猛者予千金爵一級、畀其土之半、黨猛者移兵誅之、又以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恐璋黨猛、乃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探其情以復。希儀密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遣說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

遊說之士往往故作此態以生人之疑

半吞半吐正使人疑原不以復使人信我不疑

眞歸順為世仇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為奸故泄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徵鎮安兵。臣過璋所。璋衆喜迓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默然佯為不豫者。璋叩之、不荅。須臾復太息。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耶。臣曰、無之。璋曰、脾壞有所控訴。將逮劾耶。臣曰、無之。璋捉臣臥內。跪叩之。臣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即死耳。君何秘不告。臣曰託君肺腑。有恙不忍隱。然君不死則臣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

[illegible]界有者

府訃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命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戮發爲自脫計我必以泄機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也猛奴視吾女吾欲圖猛久矣奈何以猛及我也臣曰君意若此盍自列于督府匪直免禍功有籍也璋乃強臣留傳舍遣人馳詣希儀所告猛反願擒猛自効希儀佯追臣返以其事白鏌鏌喜乃不備璋督兵願逼猛猛于邦彥守工堯隘璋遣千人助守實爲間也璋遣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爲內應衣别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衆田州兵驚潰希儀斬邦彥猛窘欲出

齊。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順君走歸順。可走安南再圖與復。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涕泣迎猛。處以別館。盡供帳。地遠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詭猛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加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延止也。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顧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非越歸順。欲走交南。璋急擊之。猛且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蠻賊爲變。幸緩五日。當搜致。諸將許之。璋歸。復詭猛曰。賊兵已退。非除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

田州平

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實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鴆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鴆酒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軍門上之鎮撤兵還田州平

七月朔享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喬言廟殿重典不宜遣代又況臨時差遣倉惶就位誠敬何存

上以喬妄言奪俸三月

八月　帝欲遷觀德殿于奉先殿左問于宏一清等對言奉慈在西恐　獻皇神明未安　帝曰遷觀德殿與

奉慈無預，勿多言蹈前失，宏等不敢復諍，乞敕禮工二部十日晉度度春等言灾異非常，大工暫罷，不報○上御書十二言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須示羣臣○魯迷貢御一，犀牛一，帝命牧畜內府，因留夷人豢之，御史張录力諫不聽

十月　上製敬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各疏謝○　帝奉章　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山西巡按御史馬錄劾武定侯郭勛藏匿叛賊，并以所囑私書進上，先是山西五臺人李福達戍邊，竄陝西洛川縣，與季父越倡白蓮惑衆，嘯聚數千

時良爲福之用賄庇伏獄

大掠鄭洛間尋捕越及其黨誅之福達逃匿既而徐溝縣有張寅者納級爲指揮其子大仁大禮爲國子生巡按御史馬錄行縣其仇薛良訐告寅係妖賊李福達變易姓名蓋是時竄追福達方嚴也錄欲以爲功遂執之而張爲縣中冑族譜牒甚具錄詆爲僞一切塗抹寅走京師謁武定侯郭勛勛以書干錄錄遂飛章劾勛黨匪叛賊并所干書上之　上責勛對狀刑科給事中張達等復劾勛黨逆事下都察院院復覈轉行山西按臣訊之時錄厲威嚴以就贖于是科部暨鄭洛父老皆附和同詞及以成案行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

鑑古韻語

指揮馬豸雜糅無所變異者遂會巡撫江潮論上擬以
極刑武定侯結納近人請嘱無忌亦宜重懲章下都察
院覆按之。更定大禮全書為明倫大典
十一月編修孫承恩摘取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
為法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跡可為法戒者櫽括成詩六
十首以獻　上嘉納之賜名鑑古韻語
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清以災異兩上修省疏　上嘉納
之。頒示　獻皇恩紀含春堂併　帝所製詩序于羣
臣。恩紀藩邸受賜之 恩含春大內所作
御史吳仲言太監鄧文遼例請敕監織市舶漸次增設

武定侯郭勛驕汰剝削黃官買通滕龐膺乞議禮諸臣
淹屈累年皆　陛下所當修省者張璁排詆費宏而宏
蒙醜持位政府招權有司貪酷皆臣下所當修省者不
報〇田州既平太監鄭潤總兵朱麒言大軍破田州猛
既死請設流官以治事下兵部覆奏從之田人聞議設
流官洶洶思亂土目盧蘇挾岑猛子邦相復叛與王受
攻陷思恩執知府吳期英封其庫藏以鄉兵守之兩江
大震御史石金至劾前御史與鎮有隙意不直鎮又藩
臬諸司素不為鎮所喜者多沮鎮事倡言猛實未死鎮
為歸順所欺有自右江來者則言猛已斜安南莫登庸

張璁所請
皆有益于
國家者言
及內官又
人所難言
也

入寇情急急省城且暮且不保靖江諸宗室倉皇出奔
不企信之迷劾鎮撫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可得
并思恩而失之　上大怒落鎮職命新建伯王守仁代
○內閣賈詠致仕以掌都察院事張璁爲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召謝遷爲吏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仍內閣辦事○張璁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
兵從之凡革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數十
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張璁請革各省鎮守內臣及皇親莊田
丁亥嘉靖六年正月起王瓊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上下相蒙已非一日矣

使諸臣稍存真誠待福達謀死之後群攻之武定則始亦百口莫辯雖欲再為福達求死以自免亂也

代王憲總督陝西軍務。命錦衣僉事至山西移取李福達獄詞至京。令三法司會訊。先是都察院聶賢覆案張寅委係李福達逆跡昭灼法所應誅。上命錮以待決。因詰責郭勛。勛乞恩輸罪。因為寅辯其枉。寅子大仁亦奏雪父枉。而聶賢及御史高世魁故寢其奏。給事中劉琦常泰等七人御史高世魁等六人郎中劉仕等復各疏劾。勛名曰輸罪。實代為逹辯。論以知情。何詞福達妻李俱匿勛家。論以藏匿。何詞為逹居間。受其千亡命論以故縱。何詞錄與汪淵聶賢會疏福達不枉勛當連坐。上不從。命錦衣千戶戴偉移取張寅獄詞并囚佐

詣京、即訊、既至、命三法司會訊、時薛良及證者、而指張寅爲李福達、寅語塞、讞中有感憤者、乃都御史畢昭所引以證薛良之誣者、及訊之、廣乃曰、我未到官、安得此言、于是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等、具獄詞上、　上怒曰、頤壽等、皆理官、乃徇情偏護、不虛心詳審、但欲扶同入人罪、豈朕欽恤慎刑之意、且畢昭等先勘良誣而今又勘實、何也、俟齋事畢、親鞫于廷、大學士楊一清言、鞫原不親獄訟、乃已、復命多官再訊頤壽等上言、福達反狀甚明、法難輕縱、況彼以神奸妖術、蠱惑人心、臣等若不能誅一、或縱舍異時、復有洛州

以一百戶詆侮廷還侯從使人主疑其大臣而陰疏其群臣

之禍臣雖伏斧鑕何抵欺罔之罪　上怒曰顏頤壽聯司朋刑朋奸肆誣俱令戴罪辦事待問明白一併裁處

丁亥嘉靖六年二月錦衣百戶王邦奇陞千戶遇部削級邦奇以部出楊廷和子洪怨之及奏復舊職又為彭澤所抑乃上疏陳邊事誣澤與廷和肯誅此二人疏下兵部覆上言費宏石珤俱楊廷和奸黨得奏欲為彌縫而廷和于兵部主事楊惇裁匿舊牘令前後奏辭皆不得驗彭澤弟彭冲又為交通請托　上命下惇等獄令廷臣會鞫科臣楊言奏邦奇心懷怨望詬辱大臣　帝怒

其爲大臣遊說、即朝中建繫、下鎮撫司、鞫遂疾、顧仕隆覆邦奇所奏皆虛妄、上謂仕隆徇情曲蔽、切責之、以楊倖隱匿卷宗藏職編、張楊言輕率下吏、言調外任、邦奇原言希用降鎮撫。五月京師雨錢。

七月壬辰南京雨豆。　上諭講官日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撮其有關君德政事者並錄其義以備所未覽大學士楊一清言經書淵微、通鑑浩繁、請明日講大學衍義從之。總理河道章拯言、今濟漕有二處、一曰孫家渡在滎澤縣、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過亳州、渦州、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

淮壽春王等園寢爲患臣測惟寧陽縣東南一路道飯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等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趙皮寨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加濬治庶水勢殺而園寢無患乃爲圖說以聞　上然之命卽舉工。　上以張璁攝都察院事桂萼攝刑部方獻夫攝大理寺訊李福達之事時刑部尚書顏頤壽改擬張寅造妖言律　上曰改擬妖言亦不見妖書命行取原勘官面加質証乃遣錦衣官逮繫馬錄及原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詣京面訊逮至會訊以原擬上　上怒謂刑部尚書顏頤壽等朋

福達之獄再訊非爲福達爲武定侯武定以大禮附璁萼與初劾上則武定黨也等而化諸臣原勘諸臣

必欲置之遐坐而殺元之拇戕之火花此不下反悲

斯時制士四十餘人皆坐戍論而禍連父于孫得無慈及其孫閉復讒妖銜自旨為

比周上悉逆治之以桂萼、張璁、方獻夫代攝三法司事。復鞫錄等於闕廷。具得張寅被誣之狀。錄以挾私故入人罪未決擬徙。上怒錄以擬爲輕、坐以奸黨律論死。萼等謂張寅未決而馬錄受死。恐天下不服。宜發邊地充軍。既而諭楊一淸等曰。馬錄首事害人。罪有所歸。與其僇及後世。不若誅及其身。以從舜與罰弗及嗣之意。一淸曰。錄無當死之罪。律無當死之條。若法外用刑。人無所措手足矣。上不得已從之。錄免死。編戍南丹衛。子孫世戍焉。顏頤壽等具奪官罷。徐文華、顧佖論戍邊。二人皆與璁廷爭大禮者。江湖、李璋、李琼、章綸、馬豸等

大唐子孫當出世縣將抽下獄痛遭刑指斷死復其杖復追論張桂之罪始信張桂為攻郭勛報房之禍其机

此疏皆經濟實務也北方之民不習蠶桑由喪之有不課農功

俱奪官。薛良及其僚佐俱論遣。璁等請編欽明大獄錄示內外諸臣以明順尊等之欺罔。從之。上復以給事中劉琦、常泰、張逵、程輅、王科、沈漢、秦祐、鄭、御史姚鳳鳴、潘壯、高世魁、刑部郎中劉仕、大理評事杜鸞等皆抗疏劾勛朋奸陷正。俱命逮至、死于箠楚、銼杆者十餘人。餘戍邊削。○張璁疏請各省鄉舉俱照兩京例。命京官往試。京闈分考亦用甲科。以羅真才。從之。○詹事霍韜陳數事。一言洪武中令天下多栽桑棗。今六軍萬姓仰食江南。萬一漕河遷徙、南上災荒、將安仰給。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

武弁以與敢職而不拾稍界专大文士以薄相尚而不知律法詩律雅言綸次實敲甚修折衝武區乘防焉弄背後世因缺之殊取而行之　聖慮皇矣

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令誠能查覈兵伴招集遊民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言農桑為衣食之原請勑巡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于陂塘胡堰可蓄可洩者皆因地修濬既可興水利以灌農畝亦可分殺河勢不致橫溢一言內外軍職職掌載有定額令陞授漸多乞勑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中軍職子弟年至二十方許比試襲職初試不中者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軍劃雖世襲典嚴考選乃令悉照權貴雖乳臭小兒無不中者乞嚴納級之禁舉比試之實一言成祖既平交趾閣陞賞執便夏原吉曰賞賚于

永功在宗社民生何可沒也

一時有限陞賞于後日無窮故惟陞前功餘皆賞賚通年奏捷者帶奏者獲妖言獲賊徭者冒濫陞職如　祖制何一言天下儒生不知誥律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刊大誥諸書頒示生員及民間子弟講讀一言奸民避罪及惰民不力田者俱欲爲僧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削髮者并父兄發北京種田則邊方可固而貧民得所

一請照景泰中令各寺觀每留田六十畝餘悉給民佃種疏入部下所司。大學士楊一清等請錄閑住太監張永之功　上命提督團營永至督清查軍馬數目一清

戊子嘉靖七年、正月日、重暈生珥、右有戟、又白虹彌天、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宮寢之中、非祀天之所、毋曰拜祝、恐勞且褻、請已之、報聞、○楊一清言、京營將領多係勳臣世胄、膏粱紈袴之輩、宜依弘治間劉大夏所議、凡邊將曾經戰陣、備坐事起聞者、悉取來京、付以蒐選教練之任、從之、

二月、帝勅戶部日、甘肅邊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胡世寧曰、甘肅米價湧貴、由壞 祖宗籌邊策耳、永樂中、邊儲悉藉鹽法、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富商悉聚邊鄙、自行耕墾樹藝、營築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

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買不復在邊。芻粟悉貴。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饑荒。價遂騰涌。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枵腹。飢饉載道。宜行鹽法。以紓邊困。霍韜亦云。宜復鈔法。以存鹽戶。轉引錢以來買商。帝嘉納之。

三月。南贛巡撫汪鋐奏。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上賜鋐白金文綺。遣官祭告薦于宗廟。勑製忠靖冠服。

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詔求直言。楊一清疏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言。為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懼者六。今日之勢。實恐坐此。臣舉其要

[illegible]而不殺

日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　帝嘉納之○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奉命調集湖兵數萬人南下諸土夷皆憚之守仁乃深納降示以無事及抵南寧見蘇受兵勢已蹙度岑氏不可遽滅乃使人招蘇受降約日投見會有造浮言誑蘇受言督撫欲取其功者蘇受疑懼不即來守仁遣其心腹又復諭之蘇受願信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皆相繼召還又見調集防守之兵解散撤去始遣頭目黃官等十餘人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唯乞宥免一死守仁復陳朝廷威德開誠諭之仍給以檄文復諭蘇受等得

猛有子亦當思所以處之如守仁用為判官之類豈可遽欲設流官而斬其後何以服其心乎

守仁處蘇受事亦太姑息非所謂威嚴兩濟肯從罔治也見必陣兵杖不免甲蓋朝廷納降之體乎殿舞

檄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軍門左右祗候皆易田人守仁不得已許之蘇受乃期日來見盛兵自衛守仁數其罪許以不死論杖一百以全軍法蘇受不釋甲受杖且田州人杖之守仁諭蘇受使歸候命乃上疏言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罷于奔走郎令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于顛風巨浪中覆沒之患洶洶在目若必徵剿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若罷兵行撫則有十善行勦之患如彼行撫之善如此利害較然無可疑者又言思田久苦兵革民已不堪況田州

其力平冦函不梭買致兩江之亂釁不由矣湧首戕不可憐以巾國之法然是非公心則有之公請兵之兵以討其情之況何罪一處盡所兵亦厭兵爭使然耶

外悍交趾、縱使克平、置以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伐、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田州、官猛子那相、爲判官、以盧蘇王受爲土巡檢、別立田寧府、設流官知府統之、因薦布政使林富爲巡撫都指揮張祐爲總兵官、鎮守廣西、 上皆從之、乃令那相歸治田州、盧蘇等各蒞任、許休之、三月、徵其兵用田州以平

○提督三邊尚書王憲言甘肅關中引鹽召商上納糧草、以備緊急、各商開納本色、未有應者、乞行總理糧草都御史會甘肅撫臣酌行、本折兼收、庶人情樂從、邊儲有濟、從之、

亦○云○以○漸○

經師勿罪
益微言自
之大但因
求尋曾為
無為耳

以中國之
治狄之

六月明倫大典書成　上親製文序之○定議禮諸臣罪以廷和為罪首編氓毛澄以下罪各有差○兩廣諸寨賊平

時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力等處催賊上連入寨背叛下通古陶白竹羅鳳仙臺花相鳳門掃子等間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擄子女財畜民遭荼毒累請兵誅勦不果而各賊愈肆令思田二州拘撫平靖正在班師之際守仁因令永順保靖二司宣慰官領告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及約盧蘇王受等兵相為犄角凡生擒斬獲三千五名顆捷奏入京又處置八寨斷藤事宜一改南丹衛城於八寨一改築思恩府成於荒田一改鳳化縣治于三里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一令旦兵二部職役

十月丁未　皇后陳氏崩○御製十六字箴曰皐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勗哉勿偽尚書胡世寧因為疏

陳請格出特與羅閣何也格乃無諭分之並勛例至原司之思

解上之　上嘉納焉。○國子祭酒魯鐸卒。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贈諡　上以鐸清節著聞。特令治葬諡文（是 恭 有○謂○溫○飲○○○○○○○）恪。○冊順妃張氏為　皇后。○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以索所羈夷使。牙木蘭帥老弱萬人厰帳二千奔宿州乞金塔寺住牧。守臣留之宿州。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為詞。令虎力納咱兒斜兎剌寇肅州。副使趙載擊却之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卷之一終